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动摇

谢武稼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动摇

谢武稼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摇/谢武稼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12

(鄞州作家文丛/施孝峰主编)

ISBN 978-7-80743-325-5

I.动... II.谢...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36 号

动 摇

作 者 谢武稼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4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25-5
定 价 180.00 元(全书七册)

总 序

在区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套集鄞州小说家之大成的丛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百花齐放”的温暖消息。

鄞州关于文学的记忆源远流长。在这块同时盛产鱼米和诗书的沃土上,从古至今不乏奇才名士。古代有南宋词人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近代又有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苏青、左翼作家领袖朱镜我。而今天,作家们依然秉持着与前辈们同样的热情,怀着对文学的慧心和用心,凭着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既能青灯黄卷,甘坐冷板凳,又能关注民生,放眼看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诉说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正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区的文学事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老作家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尽露锋芒;青年作家生气勃勃,崭露头角。这些作家们以作品为镜,说出个体,也说出世界,他们对种种矛盾纠葛做出深度表达,像勘探者一样,永远向地表深挖,揭开深埋于一切表象之下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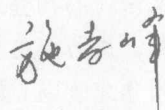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道路“其修远兮”,小说家们“上下求索”,以文字为桨,以情节为风,以思索作船,把生活的本真化作两岸风光,一路恣意展现。回顾历史,几十年春华秋实,文学气象日新月异,创作人才不断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冠明、陈易、崔前光在小说世界里初试身手,打下牢固根基。七八十年代,徐剑飞、谢武稼、刘正标等作家文采飞扬的佳作又为我区的小说事业锦上添花。近年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我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为了更好地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七部作品均是小说,选题别具匠心,作品内涵丰富。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张良芳,甘守文学赐予的寂寞情怀,精心侍弄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革命史诗涤荡人心;残疾人作家徐秉潮十余年卧病在床,五年来几易其稿,写成自传小说;谢武稼继续着多年来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注和对教育问题的沉思,目光深邃;朱平江的小说情节设计美妙曲折,人性挖掘全面丰富;青年女作家天涯独特的女性视角,写实的审慎风格,细致的生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崔海波的童话语言简洁,人物生动有趣,故事老少皆宜;外地来甬的优秀女作家赵嫣萍的小说再次体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语言智慧和生活洞察力。七部作品很好地承继了鄞州的历史渊源,彰显了鄞州的地域特色,体现了鄞州作家的实力。这是我区小说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和深度展示,是我区文艺界的一大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要加快文化建设,构建“文化鄞州”,离不开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我区按照“出力作,创精品”的原则,实施“文艺精品工程”,致力于打造鄞州风格的精品文化。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为繁荣文学创造良好条件。

面对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作家们任重道远。所以,文学工作者要引生活之水浇灌作品,把人民群众当做创作的母亲,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忧同乐,为人民吟咏呼吁。作家们同时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雄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写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文学精品,共同谱写鄞州文艺的华彩乐章!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

序

王 毅

那是2002年夏天的某个上午,在我办公室的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让我感到有些陌生——那人头戴一顶大草帽,脖子上挂着条毛巾,高高地卷起袖子和裤管,而肩膀上则横着一条扁担,扁担的两头挂着两只沉甸甸的编织袋,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农民伯伯,怕是走错了门吧,怎么来到了我们这家虽则是“清水衙门”,但还撑着高高的“文学殿堂”门面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呢?

正当我不经意地回过头去的一刹那,那位“农民伯伯”突然开口叫了我一声“王老师——”。那声音却是我十分熟悉的,地道的鄞州口音。“谢武稼——原来是你呀!”我恍然大悟,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疑,忙着迎了出去。他也毫无顾虑,挑着担子,径直进了我们狭窄的办公室。

谢武稼歇了担,从编织袋里取出了一本书,送给了我。这是他新出版的长篇校园小说《让青春作证》。原来他是专门来给我送书的。而那两大编织袋里的书则是要送给他在宁波城里工作的学生的。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来意。

谢武稼曾于上个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浙江鄞县的乡村任教。这一教,就是几十年,一辈子没挪过窝。他是那些值得尊敬的,把毕生精力默默地献给了我国农村教育的无数无名英雄中的一员!谢武稼在教学之余,也喜欢文学创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收获颇丰。早在十多年前,鄞县文联就为他举办过一个作品讨论会,而地点就在他任教的咸祥中学,我参加了那个作品讨论会,也是在那个时候与他认识的。这么多年来,不曾断过联系,称得上是相交不浅的文友了。那时候,谢武稼还

没有退休,忙于教学工作,作品还不多,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前几年,他退休了,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他个子不高,却精力充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接连不断地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多,让人惊叹。

文学来源于生活,根深方有叶茂。正因为谢武稼深深地扎根于家乡那块土地,才会有他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的题材无一不是来源于他的生活——教学生活和日常生活。

谢武稼写过一部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轨迹》,鄞州区文联为这部作品开过研讨会。这部作品的素材就并非靠采访得来,而完全来自他自身的生活积累。这部作品的视角很独特,它没有对某一农村地区进行全景式描写,而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视角,描绘了作者的老家、一个家族、一个村子,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历史变迁;它没有史诗式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散文化的忠实记录;它没有政论家式的是非评判,有的只是亲历后的个人感受。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切身的感受,让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农村改革的必然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就是谢武稼的独特之处。

无疑,这种独特之处更充分地体现在谢武稼的小说创作之中。近年来,谢武稼创作的“校园青春系列”小说,无不来源于他几十年来教师生活的深厚积累。正因为他对校园生活的熟悉,对描写对象的熟悉,使他对这类题材有一种轻车熟路的把握,丰富多彩的细节描写更是信手拈来,引人入胜,让读者读来犹如身临其境。

《动摇》是谢武稼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长篇校园小说。作者自己将这部小说概括为“一个在班主任带领下如何形成富有团队精神的班集体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这更是一个在班主任带领下一个富有团队精神的班集体,向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现有教育体制发起挑战的故事。由于作者本人一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对于现有教育体制改革的艰难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作品不仅写得真实可信,而且处处流露着作者的真知灼见,使作品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

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现行教育体制,不利于人才的培养,种种弊端,

人人皆知,新闻媒体也天天喊着要给中小學生减负、减负,可是真正做起来怎么又那样困难重重呢?刚从大学毕业的新班主任、女教师许春燕,“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青春锐气,带领她的学生向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她的举动,不仅得到学生的拥护,也得到不少学生家长、学校同事甚至校长的支持,但是,面对顽固的教育环境,许春燕最终离开了她热爱的教育工作,离开了她热爱的学生,她告诉我们真正的阻力竟然来自家长乃至教育工作者自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也是这部作品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和价值所在。

这部小说有着谢武稼作品素有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底色,有很强的可读性。谢武稼像一位本色演员,他的作品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文学源于生活,但文学更应高于生活。我们在读着谢武稼这些近似于生活原生态式的小说的时候,更期待着他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

2008.7.1

作者系《文学港》主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

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作家把直接的或间接的获得的审美情感体验诉诸文字,成了话语言说,于是就有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字样式。只要人类还有感情,而且也还需要情感表达,文学就不会消亡。

作者·录



上 卷



“你瞧，松鼠在上树。”王情丽扬起莲藕般的手臂指着说。

“哟！”

“怎么啦？”

“你瞧，松鼠在上树。”王情丽扬起莲藕般的手臂指着说。

张媛媛这才发现，王情丽抬臂时，将无袖白色碎花短衫吊了上去，露出她那圆圆的深深的小脐，不由地顺着视线去看她牛仔短裤下的两条白腿：小巧无比，光洁白嫩。

张媛媛生自己气了。

暑假开始这两三天，王情丽不是也穿着短衫短裤，你没惊讶过，也没嫉妒过，现在干嘛大惊小怪的。

没有呀，我不是很有耐心地在听她说话。

“暑期里一切都自由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爱笑就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爱睡觉就睡觉，爱读哪些书就读哪些书，谁也干涉不了。”

“若你妈要管你呢？”

王情丽突然不作声了。良久，她自言自语地：“是呀，是呀，妈妈会说我搞自由主义。不过，我能说服她。”

“你怎么说服她？”

“我会说，培养子女首先应给予他得以充分发展个性的自由空间。”

“你妈妈会接受你的观点？”

“我想会的。”

“松鼠呢，在哪？”

“早跑掉了。”

王情丽站起身，拍了拍屁股。

“咱们走吧，游人都散尽了。”

她们从爱晖亭出来，顺着石阶往下走。

张媛媛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已经过了7点，对王情丽说：“我们在金山公园竟不知不觉泡了一个多小时。一点儿没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陈腐的言辞。”

“那就说光阴如白驹过隙，怎么样？”

“一样的掉味儿。”

“你倒说句给我听听，挑剔鬼。”

“对不起，我只会评头论足。”

王情丽说着，边笑边奔下山去。

“喂，等等我。”张媛媛在后面追。

王情丽越奔越快，由于惯性使然，她刹不住步，就撞在刚好上山来的一个人的身上。被撞的那个人紧紧地抱住了王情丽，怪腔怪调地：

“小姑娘，好险呐。”

“你，你——”

王情丽羞红着脸，在那个人的怀里挣扎。

跟那个人一同上山来的二女一男在旁似笑非笑的乐着，更惹恼了王情丽。

“外国人！”

“嗨，她说咱们是外国人？”二个女的惊奇地问同乡。

“这儿的人都是这么叫咱们的，我们也无所谓了。谁叫咱们是外地民工呢。”男的调侃地说。



“哼，”二个女的气愤地说，“他们想做外国人还做不了呢。”

这话钻到王情丽耳朵里，使她感到茫然。

“你，你，放开她。”

张媛媛赶到，见此情景，气歪了脸。

“你们不讲理吧，”“外国人”松开了手，“嗤”地笑了一声，“要不是我扶住了她，早跌倒在地，摔断了胳膊和腿。”

“这么说还得感谢你才对？”

“没错。”

“你脑子有没有进水？”

“哟，小姑娘好厉害呵。”

“媛媛，别理他们了，算我倒霉。”

“哈哈。”“外国人”浪声地大笑。

也不知从哪时起，早晨的金山公园成了两个世界。7时前本地人在山上健身。7时后外地民工（没上班的）上山来闲逛溜达。到了下午，他们到山上来的更多了。一到晚上，树林子里、草地上坐着的和躺着的净是外地人。他们男男女女搂抱着，开心哩咯。他们这些人租住的房子狭窄、低矮，既闷热又不透气，到山上来图凉快。

这些个情况是公园打扫卫生的许伯伯对王情丽和张媛媛说的。

她们听了之后，也没品味出啥来。刚才的事儿，让她们觉得“外国人”确实有点儿放肆和野蛮。

“情丽，以后对外地人要多提防着些，不知你感觉到没有，我们班上的外地民工子女跟我们不大一样。”

“你是说陶小玲和程浩浩他们俩？”

“可不是嘛。”

“是指长相上还是性格方面？”

“两者兼而有之。”

张媛媛顺脚将石阶上的一颗松球踢飞。

王情丽捶了张媛媛一拳：

“你有神功呀？”

张媛媛笑道：

“我在深山老林里修炼过的。”

“去你的吧。”

她们下得山来，刚盘出月洞门，迎面碰上两个人——正是陶小玲和程浩浩。

陶小玲的大奶子、翘屁股、细腰身在紧梆梆的T恤衫裤虐待下示威地向你炫耀。

咋的了，张媛媛傻眼了。说曹操曹操就到，一个性成熟特别早的西式少女已站到了她面前。说不出自个儿是对她轻蔑还是嫉妒。更让她受不了的是陶小玲瞅男同学时表露出来的“淫淫”的目光。“下里巴人。”张媛媛这样眨了一句，人感到轻松惬意。王情丽倒没有啥反感陶小玲的长相和神态。她惊叹来自河南农村的少女居然发育得这么好，极其妩媚。性感不是罪，而是一种美。张媛媛不同意王情丽的观点，两人为此争执过，最后王情丽让了步，搂住张媛媛的肩头赔不是。

程浩浩畏缩在陶小玲身旁，更显出他的长不大。小脑瓜，鼠眼，眉毛不安分地跳跃着，像要向人们倾诉一种秘密。他的长相和神情与陶小玲形成了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反差。也搞不明白他仆人似的跟随着陶小玲为哪桩。她接纳程浩浩，为的又是哪桩。

“嗨，王情丽、张媛媛，你们下山来了。”

“是的，我们要回家。你们上山去，祝玩得愉快。”

“俺们会的，再见。”

“再见。”

二

“媛媛，你饿了吗？”王情丽偏着头。

“好饿呀。你呢？”

王情丽点点头。

张媛媛抓起王情丽的手：“那快点儿去吃东西，别委屈了肚子。”

她们走进了“圆圆”早餐馆。



“喂，两位小美人，哪股风把你们吹来了？”

打招呼的是店主方圆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初中毕业后就进入社会，搞起了餐饮业。

“圆圆”早餐馆用的服务员是长得清清爽爽的外地女孩。她们对顾客服务态度好。店里吃食花色品种多，又可口卫生。所以，生意兴隆。

“丁小鱼、孟买加，你们瞧，谁来了。”

方圆圆的一声喊，把正在喝豆浆的两个小伙子怔了怔，嘟哝道：“谁来了呀，圆圆姐姐，你又要我们了吧？”

“要你们作甚，你们的两个同学来了呢。”

丁小鱼和孟买加看到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正是笑盈盈的王情丽和张媛媛。

“你们怎么也来了？”

“只许你们来？”

王情丽将了丁小鱼、孟买加一军。

“这未免太霸道了，圆圆姐，你说的是吗？”张媛媛助阵道。

“圆圆姐，你看她们嘴唇皮薄泛泛，我们随口说了一句，她们就炒螺蛳似的说个没完，给她们戴上一顶啥帽子好呢，孟买加？”丁小鱼问道。

孟买加接口说：“就多嘴老太婆吧。”

“你们欺负人！”王情丽不依不饶，“圆圆姐要替我们说话啊。”

“好了，好了，坐下来吧。情丽、媛媛，你们要点什么？”

“豆腐脑。”

“好了。小红、小英，上两碗豆腐脑。”

“来了。”

随着脆滴滴的应声，两个小姑娘端着豆腐脑走到餐桌前放下，面带笑容，甜甜地说：“妹子，请用。”

“Thanks. Hi, beautiful!”

王情丽脱口而出。

“你自个儿不也是很漂亮嘛。”方圆圆笑道，“我读的英语，除了还记得这个‘beautiful’，都还给老师了。小妹，下学期读初三了吧。把书念得棒棒的，不学姐的样，没出息。”

“姐，你这叫没出息，有出息的就没处找了。”

“张媛媛说的没错。”丁小鱼说，“圆圆姐是我们的榜样，哪一天不想读了，就去做自己欢喜的工作。”

“我也这么认为。”孟买加接过话头，“人各有志嘛，该干啥由自己决定。”

“孟买加，话虽这么说，可也不能搞自由主义。”方圆圆说，“父母的话、老师的话还得听，姐姐的话也得听。你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书念好。”

“我又没说不好好念书。”

“这就对了。”

“圆圆姐，我想问问你，刚才两位服务员是哪里人？”

方圆圆回答王情丽道：“湖南娄底。她们叫你妹子，那是她们家乡的喊法，表示对你亲热。”

“她们这么年轻就跑出来打工，父母舍得？”

“有啥舍不得的，听她们说，那里的男孩子、女小因差不多都跑了出来，哪有我们这儿高中、大学念上去的。”

丁小鱼和王情丽她们听着，似信非信地说：“是吗？”

三



陶小玲和程浩浩钻入到松树林深处，面对面席地而坐。

陶小玲和程浩浩钻入到松树林深处，面对面席地而坐。

这时候程浩浩看到陶小玲在拽裙子。他发现她腿上有一条浅浅的血痕，想必进来时被刺什么的刮了一下，他感到有点儿心疼。

“小玲，你的腿挂了彩。”

“是吗？在哪儿啊？”

程浩浩稍稍起身，将手伸了过去，指着说：“那不是吗？”

“啊呀！”陶小玲惊叫了一声，忙用胖乎



乎的柔若无骨的手去抚摸。

程浩浩说道：

“不要去摸伤口处，不然会感染的。”

说着，他把手放到血痕处，轻轻地 touch 起来。

“很疼吧？”

程浩浩不经意地抚摸着，令陶小玲感到羞赧，但也觉得莫名的爽快。还没有被一个男孩子触摸过她的大腿。程浩浩这只馋猫竟然不动声色地把她碰了，还装作一副关心她的样子。要是别的男同学才不让他这样做呢。他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在同学们眼里是两撮牛粪，撒在野田里，任凭风吹雨淋日晒，现在被捡了回来，大家瞧西洋镜似的，好奇、怜悯、轻蔑的目光都有。陶小玲被深深地刺伤了。她来自河南大河故道洼地村，父母是建筑工地流臭汗的苦力。他们被看不起，主要是家太穷，出来讨日子过。穷是他们的错？陶小玲不明白，程浩浩也不明白。他们同病相怜，没人的地方，他们相当亲热，他叫她姐，她叫他弟。程浩浩虽其貌不扬，但学习成绩很好，受到班主任老师多次表扬。他还没少帮助陶小玲，立志要摘去戴在她头上的差生的帽子。

程浩浩把手拿开了。陶小玲本想说，你怎么不摸了，怕我疼吗？还是我的大腿太粗，吓着你了？但终究没有说。

“回到家里，用红药水擦擦。”

“没事的。”

陶小玲向程浩浩笑笑。

“松林里的空气好新鲜，浩浩，那是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光合作用之故。自然课本里不是说了嘛，绿色植物的叶绿素在日光照射下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排出氧气，所以松林里的空气特新鲜。”

“啊呀，看我的脑子。”

一朵红云爬上了陶小玲的脸颊，她一摸，热辣辣的感觉。

“You are beautiful.”程浩浩由衷地说。

“浩浩，你有没有搞错，我长得漂亮？”

“太漂亮了，啥都漂亮。”

“别逗了，浩浩。”

陶小玲嘴巴上这么说,心里可甜极了。还有什么比男同学夸你更感舒服的吗?她把两条丰腴的光光的大腿蜷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抱住,把脸面抵在手臂间,缓声缓气地说:“浩浩,暑假里有好多同学去补习班读书,我成绩不好,也应该去呀,但每学科得交费 500 元,我父母哪里负担得起,也只能算了。”

程浩浩听得出来,陶小玲为此事挺难过。他安慰她:

“姐,你别沮丧,依我看,进行集体补课效果不会很好的,再说了,假期里主要是休息,让生活过得轻松些,愉快些,这样,到了开学的时候,你就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学期学习中去,你说是吗?”

陶小玲抬起了头,说道:“弟弟,你说的话我是听得进去的。但我担心别同学补了课,我恐怕跟他们的差距会拉得更大。”

“姐,这个你放心,咱们可以一起学习,每日里花半天时间。碰到搞不清楚的地方,互相磋商,好不好?”

“那当然好。哎,小弟,别的老师都在搞补习班,唯独咱们的班主任许老师没有组织,真让我不明白。”

“姐,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许老师课讲得好,教学有方,自然不用补课。”

“哎,我看呀,老师们想乘暑假之机赚些外快。”

“有这层意思。不过,我们做学生的哪管老师们是咋想的。”

“弟弟,王情丽和张媛媛不去读补习班,听说要去参加‘精英’夏令营什么的。”

“她们家庭经济条件好。”

这当儿,树上的蝉突然唱起歌来,陶小玲和程浩浩停止了说话,静静地聆听那生灵一声长一声短的嘘叹。

四

丁小鱼他们从“圆圆”早餐馆出来,在街上十字路口要分手的时候,王